

书香人生

□杨应和

我偏爱在夜色中与书相拥。当白天的喧嚣归于沉寂,世界褪去浮华,我便独坐于书桌前。窗外偶有虫鸣,反倒衬得夜色愈发静谧。室内,台灯洒下柔和的光晕,我轻轻翻开书页,墨香萦绕,思绪似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那些铅字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每个字符都在低语,每段文字都在歌唱,通过方寸书页间,我得以穿越千年烟云,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历史的印记。

书页翻动间,我邂逅无数动人的故事。人物的悲欢离合如在眼前,情节的跌宕起伏牵动心弦。我时而为精妙处击节赞叹,时而因悬疑处辗转反侧。那些跃动的文字,将世间百态娓娓道来。而书中蕴藏的哲思,恰似暗夜明灯,照亮我前行的方向。

所谓见识,先有阅读,而后才有内心的“识”;所谓阅历,唯有通过阅读,方能拓宽今后的认知与经历。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论语》亦言:“学而优则仕。”读书之益,古今皆然。书中的万千气象,终将化作读书人的生命底色。当我们与作者的灵魂对话,自身的灵魂也会变得深邃——这或许就是读书给予我们最美的馈赠。

读书切忌囫圇吞枣、一知半解。南宋朱熹在《读书之要》中主张“切己体察”,正是强调读书需用心体悟。只有读懂读透书中精髓,才能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今人读书虽不必尽为功名,但唯有沉潜其中,方能得其三昧。

学习永不言迟。少年读书如春日播种,青年求学似夏耘勤勉,中年研读若秋收积淀,晚年览卷犹冬藏涵养。学生时代当夯实根基,职场生涯需与时俱进,暮年时分亦可开卷有益。正如先贤所言:“活到老,学到老。”

常闻“书到用时方恨少”之叹。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善用点滴片刻,积少成多;珍惜茶余饭后,日积月累。如此聚沙成塔,必有所得。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民文学》编辑周晓枫在《悦读》一文中形容读书人:“他们吐气如兰,说过的每个字都是音符,每段话都是旋律。”此表述虽稍显夸张,在我看来,读书更是滋养性灵的甘露。它不仅能满足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更有助我们在纷繁世事中保持清醒,在浮躁时代里守住本心。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依然钟情纸质书香。我常在图书馆里寻觅好书,也会到书店购书。读书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以无声的语言,滋养着我的精神世界,让我的生命愈发丰盈。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

走在碇步桥上

□张海生

到泰顺之前,我没有听说过碇步桥,更不知道碇步桥是什么样子。当我在泛着雪白水花的雪溪中第一次见到碇步桥并听了当地人的讲解后,我立刻想起我小时候的情景:大雨过后,我家的院子里积满了水,如果想要出门,为了不淌水,就用几个板凳放在水中,踩着凳子过水;在上学的路上,遇到稍大的水坑,我们就找几块砖石,铺在水面上踩着过去。这几个凳子、几块砖石所组成的助力过水的状态或方式,就形成了原始意义上的碇步桥。简单地说,碇步桥就是石头在河流中以一定的间隔串联成的桥。

当一块块互不相关的石头竖立在溪水中成为桥,渡人们过溪过水,使人们从此岸轻松到达彼岸,这石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温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需要。遥想漫长而洪荒的农耕时代,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泰顺大地,先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坚忍和耐心,除了建造凌空跨越水上的桥之外,又创建了临水可渡的另一种完全另类的桥,实在难能可贵。也许这种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桥,仅仅是桥的雏形,也许这种桥就是世界上所有桥最原始的至高无上。

在泰顺县,名气最大的碇步桥当属“仕水碇步”。一个春日的傍晚,在昌就兄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仕阳镇溪东村的仕水边。远远望去,夕阳的余晖里,一排石碇整齐地蹲卧于宽阔平缓的溪水之上,从此岸一直延伸到彼岸,长100多米,犹如钢琴上的琴键,又如一道水上长城,蔚为壮观。昌就兄指着水上的碇步告诉我,这座桥是泰顺境内最古老、最长、步齿数量最多的碇步桥,它始建于明代,曾被洪水冲毁,又移建于上游“济渡处”,清乾隆59年重建于现址,清嘉庆年间又进行了修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再一次进行了重修。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昌就兄像专家一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听了这些介绍,我不由得对这桥油然而起了敬意。

下了台阶,走到碇步桥头,宽阔的水面上,碇步从我脚下一线向远处延伸过去。走在桥上,桥不流水流,人不摇心摇。

我走得小心翼翼,唯恐一脚踩空掉到溪水里,低着头一步步往前走,平缓的溪水流过被时间和脚步打磨的凹凸不平的步齿表层,沧桑而厚重,沉静而坦然。走了一二十步,揪着的心才慢慢释然开来。这期间,我发现每一个步齿分高低两级,高高竖立在水面之上的两块为主体,它的水头儿有一块小而淹没水中的不规则的石头,起砥流作用,低一级的两块石头在水头儿贴近水面,五块石头合成一组,共同抵御着水流的冲击。岁月在它们身上刻下了风吹雨打的印痕,饱尝了日子的艰辛。走到桥的尽头,折回来,总觉得不过瘾,还欠点儿什么,又折回去走,在桥的中间部位短距离又走了几个折转。

走过仕水桥后,我真想说点儿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对它的有关信息就格外关注,我在读《在泰顺看见中国》这本书时,了解到上世纪末,导演谢晋想在泰顺拍摄一部《山村女教师》,看外景时,他觉得仕阳碇步像钢琴的琴键,便将电影改名为《琴桥悠悠》,可惜后来机缘不成熟,没能拍成。后来,又得知2017年时,碇步桥被浙江音乐学院创编成舞蹈,上了艺术舞台,2023年又上了春晚。我在网上搜寻,荧屏里的碇步桥配上烟雨古韵里的曼妙舞姿,在传统箫声和笛韵的背景下,真是惊艳掉了我的下巴。在细腻、整齐、灵动的碇步舞里,温州泰顺富饶灵秀的自然风貌和热情好客的人文情怀得到了充分彰显。这哪里是一支舞蹈,简直是对江南文化遗产精髓的展示,是对泰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诗意般的诠释,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美好实践。

桥是路的尽头,又是路的开始。它一头连着过去,一头连着未来;一头连着家乡,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碇步桥是实用的,活着活着就活成了艺术,活成了定格在人们心目中的精神遗产。作为“千桥之乡”的泰顺县,像这样的碇步桥就有200多条,可以说,在泰顺,凡是有溪水的地方,都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碇步桥。

到泰顺的碇步桥上走走吧,你会有看不尽的朦胧烟雨,道不清的江南情韵。

燕归

□江玉娥

邻家的蔷薇花香在鼻尖丝丝萦绕,我正使劲嗅着花香,头顶忽而传来熟悉的呢喃。抬头,两只玄色精灵正掠过晾衣绳,尾羽划出墨色涟漪——我魂牵梦绕的燕子,终于回来了。

去年,一对燕子选中我家门灯筑巢。雄燕总在黎明衔回第一根草茎,雌燕使用红玛瑙般的喙细细编织。晨光里,这对璧人并立彩钢棚横梁,时而交颈摩挲,时而用尾羽打节拍,仿佛在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芒种那日,我推门打破一院寂静。四颗毛茸茸的小脑袋,受了惊吓,慌忙从泥巢边沿探出,黑曜石般的眼睛映着星光。燕妈妈闪电般掠回,尾巴几乎扫过我的眉梢,它警惕地张开翅膀,鸣声里带着颤音。记得每逢雨天,我都会在院子里撒一圈儿小米,早已不怕我的燕子会飞来啄食。我笑着望着它,它则以“啾啾”声回应。唉!看来它显然忘却了我们曾经和平共处的光景。

田野的小麦吹着泡泡使劲生长,那时节,我家的彩钢棚成了飞行训练场。幼燕笨拙地跃下泥巢,像纸鸢断了线般歪斜着坠落。燕爸和燕妈交替示范,用翅膀托起跌跌撞撞的孩子们,日复一日训练。有一天电闪雷鸣,六道黑影突然破雨而来,在彩钢棚梁上跳来跳去,似流动的五线谱。

秋分后的黄昏最是热闹。燕子的爸爸和妈妈带领孩子们,在我家的排水管顶端又筑了新巢。它们从这个家飞到那个家,嬉闹着,不过大多聚在院子里的彩钢棚横梁上,时而高亢如筝,时而低回似坝,如同商量新居选址的邻居,或是讨论婚嫁大事的亲友。直到寒露那日,空巢盛满白霜,排水管顶的燕窝徒留几茎枯草在风中打旋。

整个冬季,我总在暮色里凝望檐角,数着上面的白霜。南迁路途是否也被雾霾遮蔽?横跨海峡时可有巨轮掀起浪痕?在钢筋丛林里觅不到蚊蚋,燕子们会不会饿着肚子在霓虹中迷航?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我等啊等,等到惊蛰,等到春分,一直等到文人墨客清明踏青,燕子们仍然没有音信。谷雨前后,月季偷偷抽出新蕊,上空突然晃出两道影子,两只褪去稚气的燕子歪头打量我,尾羽生出流线型的美。它们交替落在去年筑巢的门灯旁,喙间新泥簌簌落进往事里,审视着我,发出久违的“啾啾”声。

“其他家人呢?”许是我问得有点突兀。它们倏地腾空,绕着庭院画了七个圆圈,羽翼割裂的光影里,我仿佛看见另外四只燕子在云层之上,以另一种形态盘旋。